

阮籍《咏怀诗》新探

唐志远

(南京大学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文本细读,从个人意志与外部力量相冲突的角度论述阮籍人生的悲剧性,并且认为他是用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不惜采用自攻自破的方法,将时人心中诸如功名、富贵、亲情、长寿等等价值体系一一批驳推翻,进而提出直击生命本体的追问,揭示了孤独和彷徨两大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困境。

【关键词】阮籍 《咏怀诗》 悲剧性 人生困境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1)02-0101-04

翻开阮籍的《咏怀诗》,我们读到最多的便是那些充斥着悲伤、孤独、忧惧、凄怆等感情的诗句,如“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①(《咏怀诗》第7首,下引只注篇次)、“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14)、“殷忧令志结,怵惕常若惊。挥涕怀哀伤,辛酸语谁哉?”(37)等等,而阮诗中真正震撼人心,使人感觉凄怆伤神者也正在于此。黄侃先生谓阮籍有“大哀在怀,非恒言之所能尽,故一发之于诗歌”^②。正是这无法排遣无处诉说的大悲哀造就了阮诗玄深渊默的独特意境,并由此揭橥了孤独与彷徨这两大人生的困境。

一、阮籍人生的悲剧性

魏晋时代是一个人的自觉的时代,魏晋间的士人也是一个富于深情的独特群体。东汉以来勃发的生命意识以及对于自然情感的认同在此时期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深情的一个时代。”^③阮籍作为竹林名士的翘首,魏晋风度的代表,更是一个有着至性深情的人。据《晋书·阮籍传》载,阮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自得,任性不羁,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魏晋士人多受玄学影响,以旷放无情相尚,但是我们看阮籍在母死的时候“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吐血数升”,乃至达

到“毁瘠骨立,殆至灭性”的境地,这哪是一个无情之人,而分明是一个一往情深的人,外表的旷放掩饰不了内心的深哀!又如本传载:“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且不论他这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做法是多么的不合流俗,单说他对这兵家女美好生命的珍爱以及这生命一旦逝去的悲悼,便知阮籍的情感是多么的深沉和厚重。王戎所说的“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转用来形容阮籍,何其当也!“乐极消灵神,哀深伤人情”(45),上述那些凄怆伤神的咏怀诗也何尝不是阮籍至性深情的明证?

阮籍同时又是一个富于智慧,长于理性思辨的人,他从小“博览群籍,尤好老庄”,正始之后更对玄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世说新语》载,阮籍、嵇康等人相与作竹林之游,清谈析理,遗落世事,交相辩难,玄风大畅。“玄学标举‘玄远’、‘虚胜’,讨论诸如‘圣人体无’、‘言意之辨’、‘才性之论’等问题,皆具抽象思辨非世俗性质,可以显示清高神韵风致”^④。又如我们读阮籍的诗文:“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智巧万端出,大要不易方”(53)、“灰心寄枯宅,曷顾人间姿。始得忘我难,焉知默自遗”(70)等等,无不弥漫着一股玄学思辨的味道,更有论者指出阮籍诗实是开了玄言诗的先河。此外,阮籍还著有《达庄论》、《通易论》、《通老论》等多篇玄学论文,钩稽析理,辩言微中,奠定了

* 作者简介:唐志远(1982-),男,南京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2008级博士生。

他在魏晋玄学史上的地位。

由此看来，阮籍既是一个一往有深情的性情中人，又是一个长于理性思辨的哲学家，一方面最富于智慧，另一方面又最浓于热情，可知阮籍乃是一个意志力异常强大的人，一个欲望非常强烈的人。《咏怀》第十四：“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第三十九“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又如广武原上仰天长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等等，无不彰示了阮籍乃是一个以济世为心，胸怀大志，意欲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宰辅式的人物。叔本华的悲观哲学认为，人生从根底上而言只是一场悲剧，而意志正是人生一切痛苦的根源：“只要我们的意志里充满了我们自己的意志……我们就绝不可能有持久的幸福和安宁”^[5]。因而意志越强大的人，当面对黑暗的现实，欲望得不到满足，意志得不到伸张的时候，其人生也就越痛苦。

阮籍所遭遇的恰恰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异常黑暗的时代。《晋书》本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阮籍生活的魏晋易代之际，一方面孱弱无能的曹魏政权如大厦之将倾，一方面阴险狠毒的司马集团已成篡权禅代之势，双方进行着最后的激烈较量。作为社会舆论中心的名士阶层则成了这场较量的受害者，掌握实权的司马氏集团对那些拥护曹魏政权或特立独行、公开拒绝合作的名士，进行了无情的杀戮，何晏、夏侯玄、李丰、张缉、嵇康、吕安等人纷纷被杀害，以致造成了“名士减半”的恐怖局面。这样一来，不但阮籍的人生理想得不到实现，个人意志得不到伸张，就连他的生命存在都成了一个令人提心吊胆的问题，“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33）实在是对于自身生存状态的刻骨铭心的焦虑。因此阮籍的人生注定是一场悲剧，当强大的个人意志遭遇更加强大的外部力量以及无所作为的社会现实而不得不改弦更张、强自扭曲时，个人的痛苦也就异常的强烈和深广。夫言为心声，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恰恰是这种个人痛苦的写照。透过阮籍的《咏怀》诗，我们看到的是孤独和彷徨这两大人生的困境，而《咏怀》第一首中的“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可看作全部组诗的注脚。

二、孤独与彷徨：人生的困境

现实生活中的阮籍为了明哲保身而“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他的诗中同样充满着一种无

人理解、无可告诉的孤独感，例如第七首：“徘徊空堂上，初恒莫我知”，第十四首：“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这一方面固然出于现实的原因，迫于政治的高压而只能噤口不言，另一方面恐怕更多是出于阮籍对孤独这一人生困境的深切体认。从现实方面而言，司马氏的高压统治将名士阶层笼罩于白色恐怖之中，嵇康的《广陵散》“于今绝矣”，向秀的《思旧赋》“刚开头就煞了尾”，而像钟会那样的无耻之徒则极尽其挑拨陷害之能事，“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晋书本传》）。再加上“亲昵常反侧，骨肉还相仇”（72），“声色为胡越，人情自逼遘”（77），世态炎凉，人情浇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处在这样的境地中自然不得不三缄其口，谨小慎微，以至于被司马昭称为“天下至慎之人”。我们因迹求心，知人论世，千载之下尚可想见其幽独之苦。但是《咏怀》诗中出现得更多的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体意义上的孤独感，不论是第十六首中的“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还是第四十八首中的“焉见孤翔鸟，偏偏无匹群”，也不论是第十八首中的“心肠未相好，谁云亮我情”，还是第三十七首中的“挥涕怀哀伤，辛酸语谁哉”，似乎都在诉说着一种莫可名状、无法排遣的孤独以及孤独带来的辛酸与悲哀。更有甚者如第十七首：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

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

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

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

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堂上无人，路上无人，登高望九州，也只见离群索居的鸟兽，而不见一人，兽犹如此，人何以堪？日暮时分，尤难消遣。读来直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给人一种绝对的孤独、彻骨的悲凉！这种孤独恐怕不单单是简单的政治威压所能造成的，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形而上的孤独，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人生困境。美国哲学家弗洛姆认为，孤独是引起强烈恐惧感的根源，“人——所有时代和生活在不同文化之中的人——永远面临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克服这种孤独感”。^[6]阮籍以其灵心慧性以及深广的忧思体认到了这种人类普遍的悲哀，“多虑令志散，寂寞使人忧”，深切的咀嚼着孤独的滋味，并将之付诸笔端，形诸诗咏，正如骆玉明先生所言：“这种从生命本质意义上提出的孤独感是过去诗歌中从未有过的”。这无疑使中国诗歌变得更

加的厚重和深刻。

据《世说新语》载,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正如多数论者指出的,这是一则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故事,清人毛先舒更认为“此数语可为读阮诗注脚”(《诗辩坻》卷二)。诚然,阮籍的诗中除了上述无法排遣的孤独感外,还到处洋溢着一种彷徨失路,日暮途穷的悲哀。例如第五首中的“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第五十七首:“世有此蜚聒,茫茫将焉如?”第六十四首:“逍遥九曲间,徘徊欲何之?”等等,仿佛在追问自己:你要到哪里去呢?前方是否有你要的未来?这既是一种对于人生道路难于抉择的苦苦思索,更是对于前途命运无从把握的深深忧患。我们读阮籍的《咏怀》诗,感觉他乃是用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不惜采用自攻自破的方法,将时人心目中诸如功名、富贵、亲情、长寿等等价值体系一一批驳推翻,并进而提出直击生命本体的追问,因之彷徨失路的痛苦也就显得更其尖锐和无法解脱。

(一)据史载,阮籍“本有济世之志”,这从《咏怀》诗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二、六十一首中可以看明白地看出来:“少年学击刺,妙伎过曲成。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分明是一个英风豪气,睥睨天下的男儿,第三十八首:“炎光延万里,洪川荡湍濑。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泰山成砥柱,黄河为裳带”更被方东树誉为“语势壮浪,气体高峻,有包举六合气象”。真个是胸怀大志,敢笑刘项不丈夫式的人物。“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这个时候功名自是受到了热烈的礼赞。可是当他看到“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33),“失势在须臾,带剑上吾丘”(66)的历史教训,以及“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18),“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31)的惨状时,他对于功名的看法又发生了改变,从而发出了“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时时,悔恨从此生”(61)的哀悔之音。此外如“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41),“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72)都是对于功名的否定和批判。第十五首更发出了“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的感慨和追问,令人联想到张季鹰“且尽眼前酒,遑论身后名”的论调,可知功名一途是被彻底的否定了。

(二)按说在政局黑暗,举步维艰的时代里,亲情和友情可以当作现实人生的一种温暖和慰藉。据史载,阮籍三岁丧父,由其母亲抚养长大,母子

之情不可谓不深厚;观其对待知交青眼有加,朋友之情不可谓不笃诚。《咏怀》第十二首有“携手等欢爱,宿昔同衣裳。愿为双飞鸟,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之句即可以看作是对真挚友情的情歌颂和期待。第二首中更借江妃二女与郑交甫的故事表达了“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的美好愿望。亲情和友情固然是美好的,但是当黑暗笼罩一切的时候,它们也随时会被夺走甚至变得不可靠,愈加唤起人生的悲哀,“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苦辛。”(34)人心之中更多的是险恶、虚伪,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猜忌、仇视和背弃,同在第二首中,他便发出了“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的悲叹,此外如“须臾相背弃,何时见斯人”(62)、“人知结交易,交友诚独难。险路多疑惑,明珠不可干”(69)、“亲昵常反侧,骨肉还相仇”(72)等等,更是对于人情反复,世路艰辛的感慨和控诉,在亲情和友情的港湾里同样寻找不到人生的归宿。

(三)《咏怀》诗中还有一类追求长寿和游仙的诗歌展现了阮籍的矛盾心理和无路可走的悲哀。在魏晋时代,服食求仙和饮酒纵乐一样蔚为风气,成为魏晋风度的表现,体现了士人们对于人生价值的认可和自身生命的珍视。嵇康即有服食之好,阮籍在他的诗中同样表达了对长生久视和神仙世界的向往:“焉见王子乔,乘云翔邓林。独有延年术,可以慰吾情”(10),“愿登太行山,上与松子游”(32),“愿揽曦和辔,白日不移光”(36),“三芝延瀛洲,远游可长生”(24)等等,可是作为具有高度理性的哲学家的阮籍,神仙和长寿充其量只能当作现实生活之外的一种精神寄托和安慰,而不能真正付诸实践,钟嵘用以评价郭璞游仙诗的“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同样可以用来评价阮诗。阮籍在精神的世界里畅游了一番之后,马上又意识到“天阶路殊绝,云汉邈无梁”(36),延长生命的长度自不可能:“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18),“泽中生乔松,万世未可期”(49);即便延长了生命也将无可如何:“人言愿延年,延年欲何之?黄鹄呼子安,千秋未可期”(55);而神仙的世界也更其渺茫:“可闻不可见,慷慨叹咨嗟。自伤非俦类,愁苦来相加”(78),“采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41);再加上“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长美好”(4)的残酷现实,使得阮籍又一次失去了精神的依托,退回到彷徨失路的状态:“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41)。

既然功名富贵不足以成为人生的追求，亲情和友情又难以解除精神的痛苦，而游仙和长寿更是那么渺远难期和不切实际，一切都被否定之后，人生还有什么值得追求的呢？人生的道路应当如何抉择呢？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阮籍的穷途之恸和彷徨失路的悲哀。正如清人陈祚明所言：“嗣宗《咏怀》，如白首狂夫，歌哭道中，辄向黄河乱流欲渡，彼自有所以伤心之故，不可为他人言。”（《采菽堂古诗选》）我们且看带有总结性质的《咏怀》第八十首：

出门望佳人，佳人岂在兹？
三山招松乔，万世谁与期？
存亡有长短，慷慨将焉如？
忽忽朝日颓，行行将何之？
不见季秋草，摧折在今时！

前面几句采用反问的方式将代表人生理想的佳人、松乔等一一否定，存亡不定，前路渺茫，真有穷途末路、地老天荒的悲凉，最后更以朝日西颓、秋草摧折收束，仿佛大戮将临，令人怵目惊心！

由此看来，这种彷徨失路的悲哀除了现实政治的黑暗，使人无所作为、无路可走，而只能韬光晦迹、深自隐藏之外，更因为阮籍站在哲学的高度，以人生和历史作为参照系，体认到了与孤独结伴而行的彷徨这一人类共同的困境，而究源彷徨这一困境之所以产生之根由，则在于对未来命运无从把握、不可逆料的恐惧和悲哀。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我们更多的是生活在对未来的疑惑和恐惧，悬念和希望当中，而不是生活在回想中或我们的当下经验之中。”^[7]相应的《咏怀》诗中描写命运无常的诗句可谓俯拾皆是：“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3），“存亡从变化，日月有浮沉”（22），“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41），“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53）等等，不可胜数，以至有论者以“无常”

二字来概括《咏怀》诗的主旨。正是对于朝不保夕、变化无常的未来命运的担忧和恐惧导致了阮籍穷途恸哭、彷徨无地的悲哀。《咏怀》第三十三首形象的写出了这种担忧和恐惧：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
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其实何止是阮籍，我们哪一个人不是在过着一种“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的生活呢？只是阮籍的悲惧更其深切、急迫和尖锐罢了。

鲁迅先生说过，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梦醒了之后无路可走。深于情感，富于理性的阮籍“危冠切浮云，高度跨一世”，感受到了一种具有广阔历史意义的悲哀，并且终其一生咀嚼着作为先觉者的痛苦，因而在《咏怀》诗中形成一种强烈的生命孤独感和彷徨感。他的作品是诗情与哲理的交融，是诗与思的结晶。在文人诗歌中注入了基于人文关怀的哲思冥想的新的质素，从而使中国古代诗歌变得更加的厚重和深刻，不论在诗歌发展还是思想内容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李志钧等点校.阮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2] 黄侃.咏怀诗笺[J].东北丛刊，1983(3) 3.
- [3]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08.
- [4]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83.
- [5] [德]叔本华.石冲白译.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6] [美]艾·弗洛姆著.李健鸣译.爱的艺术[M].商务印书馆，1987 8.
- [7] [德]恩斯特·卡西尔.甘阳译.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68.